



三 聯 文 庫

82

飛毯原來是地圖

余光中 著



三 聯 文 庫

82

飛毯原來是地圖

余光中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舒非

三	聯	文	庫	82
書名	飛毯原來是地圖			
著者	余光中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6字樓			
版次	2003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009年1月香港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規格	特32開 (103 × 165mm) 224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 . 962 . 04 . 2330 . 7 ©2003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朋友四型	1
春來半島	4
夜讀叔本華	10
娓娓與喋喋	14
三訪倫敦	19
開你的大頭會	22
逍遙遊	28
聽聽那冷雨	38
高速的聯想	47
花鳥	56
我的四個假想敵	65
開卷如開芝蔴門	74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85
德國之聲	98
紅與黑	113
自豪與自幸	128
日不落家	138
天方飛毯原來是地圖	150
青銅一夢	166
金陵子弟江湖客	184
不流之星	202

朋友四型

一個人命裡不見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絕對不可能沒有朋友。即使是荒島上的魯濱遜，也不免需要一個“禮拜五”。一個人不能選擇父母，但是除了魯濱遜之外，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朋友。照說選來的東西，應該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對，但是事實又不盡然。你選別人，別人也選你。被選，是一種榮譽，但不一定是一件樂事。來按你家門鈴的人很多，豈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說來，按鈴的人可以分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級而有趣。這種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而不可求。世界上高級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級又有趣的人卻少之又少。高級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歡喜，又高級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親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鮮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於營養，可謂一舉兩得。朋友是自己的鏡子。一個人有了這種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裡去。東坡先生杖履所至，幾曾

出現過低級而無趣的俗物？

第二型，高級而無趣。這種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謂的諍友，甚至畏友了。這種朋友，有的知識豐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學兼優”像一個模範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麼一點兒幽默感，活潑不起來。你總覺得，他身上有那麼一個竅沒有打通，因此無法豁然恍然，具備充分的現實感。跟他交談，既不像打球那樣，你來我往，此呼彼應，也不像滾雪球那樣，把一個有趣的話題愈滾愈大。精力過人的一類，只管自己發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極的一類則以逸待勞，難得接你一球兩球。無論對手是積極或消極，總之該你撿球，你不撿球，這場球是別想打下去的。這種畏友的遺憾，在於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觸面”廣不起來。天下之大，他從城南到城北來找你的目的，只在討論“死亡在法國現代小說中的特殊意義”，或是“愛斯基摩人對於性生活的態度”。為這種畏友撿一晚上的球，疲勞是可以想見的。這樣的友誼有點像吃藥，太苦了一點。

第三型，低級而有趣。這種朋友極富娛樂價值，說笑話，他最黃；說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靈通；關係，他最廣闊；好去處，他都去過；壞主意，他都打過。世界上任何話題他都接得下去，至於怎麼

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學問，就在不讓外行人聽出他沒有學問。至於內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內行人呢？所以他的馬腳在許多客廳和餐廳裡跑來跑去，並不怎麼露眼。這種人最會說話，餐桌上有了他，一定賓主盡歡，大家喝進去的美酒還不如聽進去的美言那麼“沁人心脾”。會議上有了他，再空洞的會議也會顯得主題正確，內容充沛，沒有白開。如果說，第二型的朋友擁有世界上全部的學問，獨缺常識，這一型的朋友則恰恰相反，擁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識，獨缺學問。照說低級的人而有趣味，豈非低級趣味，你竟能與他同樂，豈非也有低級趣味之嫌？不過人性是廣闊的，誰能保證自己毫無此種不良的成份呢？如果要你做魯濱遜，你會選第三型還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禮拜五”呢？

第四型，低級而無趣。這種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樣少，或然率相當之低。這種人當然自有一套價值標準，非但不會承認自己低級而無趣，恐怕還自以為又高級又有趣呢。然則，余不欲與之同樂矣。

一九七二年五月

春來半島

絳紗弟子音塵絕，
鸞鏡佳人舊會稀。
今日致身歌舞地，
木棉花暖鷓鴣飛。

一千多年前李商隱所寫的這首《李衛公》，淒麗不堪回首，令人不禁想起更古的一首七絕，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不過，《李衛公》的景物是寫廣州，也可泛指嶺南，比江南又更遠一點，而如果不管前兩句，單看最後一句，則“木棉花暖鷓鴣飛”真是春和景明，綺豔極了，尤其一個“暖”字，真正是木棉花開的感覺。

木棉是亞熱帶和熱帶常見的花樹，從嶺南一直燃燒到馬來和印度。最巧的是，今年它同時當選為高雄和廣州的市花，真可謂紅遍兩岸。南海波暖，一到四月，幾場回春的穀雨過後，木棉的野燒一路燒來這嶺南之南的一角半島。每次駛車進城，迴旋高低的大埔路旁，那一炬又一炬壯烈的火把，燒得人頰暖眼熱，

不由也染上一番英雄氣概。木棉是高大的落葉喬木，樹幹直立五十多尺，枝柯的姿態朗爽，花葩的顏色鮮麗，而且先綻花後發葉，亮橙色的滿樹繁花，不雜片葉，有一種剖心相示的烈士血性，真令四周的風景都感動起來。一路檢閱春天的這一隊前衛，壯觀極了。

然後是布穀聲裡，各色的杜鵑都破土而綻，粉白的，淺絳的，深紅的，中文大學的草坡上，一片迷霞錯錦，看得人心都亂了。可以想見，在海藍的對岸，春天也登陸了吧，我當過年輕講師的那幾座校園裡，此花更是當令，霞肆錦驕的杜鵑花城裡，只缺了一個遲遲的歸人。

和木棉形成對照的，是嬌柔媚人的洋紫荊，俗稱香港蘭樹，1965年後成為香港的市花。不過此花從初冬一直開到初春，不能算春天嫡系的花族。沙田一帶，尤其是中大的校區，春來最引人注目，停步，徘徊憐惜而不忍匆匆路過的一種花樹，因為相似而常被誤為洋紫荊的，是名字奇異的“宮粉羊蹄甲”，英文俗稱駝蹄樹。此樹花開五瓣，嫩蕊纖長，葩作淡玫紅色，瓣上可見火赤的紋路。美中不足，是陪襯的荷色綠葉岔分雙瓣，不夠精緻。好在花季盛時，不見片葉，只見滿樹的燦錦爛繡，把四月的景色對準了焦點，十足的一派唯美主義。正對我研究室窗下，便有

一行宮粉羊蹄甲，花事煥發長達一月，而雨中清鮮，霧中飄逸，日下則暖熟蒸騰，不可逼視，整個四月都令我蠢蠢不安。美，總是令人分心的。還有一種宮粉羊蹄甲開的是秀逸皎白的花，其白，豔不可近，純不可瀆，崇基學院的坡堤上頗有幾株，每次雨中路過，我總是看到絕望才離開。

霧雨交替的季節，路旁還有一種矮矮的花樹，名字很怪，叫裂斗錐栗。發花的姿態也很別致。其葉肥大而翠綠，其花卻在枝梢叢叢迸發，輻射成一瓣瓣乳酪色的六寸長針，遠遠看去，像一羣白刺猬在集會，令人吃驚，而開花開得如此怒髮奮髭，又令人失笑。

畢竟是春天了，連帶點僧氣和道貌的松杉，也不由自主地透出了幾分嫵媚。陽台下面一望澄淨，是進則爲海退則爲湖的吐露港，但海和我之間卻虛掩着一排松樹，不使風水一覽無餘，也不讓我的晝嘯夜吟悉被山魅水妖窺去，頗有羅漢把關的氣象。不過這一排松樹不是羅漢松，而是馬尾松。挺立的蒼幹，疏疏的翠柯，卻披上其密如繡其虛如煙的千億針葉，無論是近仰遠觀，久了，就會有那麼一點禪意。松樹的一切都令人感到肅靜高古，即使滿地的松針和龍鱗開剝的松果，也無不飽含詩意。“空山松子落”，恐怕是禪意最高的詩句了吧？在一切花香之上，松香是最耐聞

的。在一切音籟之上，松濤是最耐聽的。

就連老僧一般的松樹，四月間也忽然抽長出滿是花粉的淺黃色燭形長葩，滿樹都是，恍若翡翠的巨燭台上，滿擎着千枝黃燭，即使夜裡，也予人半昧半明的感覺。如果一片山坡上都供着這些壯麗的燭台，就更像祭壇了。梵高看到，豈不大狂？最美是霧季來時，白茫茫的混沌背景上，反映着陽台下那一排松影，筆觸乾淨，線條清晰，那種水墨情趣，真值得霧失樓台，晝滅一切的形象來加以突出。

沙田這一帶，也偶見鳳凰木、夾竹桃之類，令人隔海想念台灣。不過最使人觸目動心，至於落入言詮的，卻是掩映路旁蔽翳坡側的相思樹，本地人稱台灣相思。以前在台灣初識相思樹，是在東海大學的山上，校門進去，柏油路兩側，枝接柯連，翠葉翳天的就是此樹。葉珊說：“這就是相思”，給我的印象很深。當時覺得此樹不但名字取得浪漫，便於入時，樹的本身也夠俊美，非獨枝幹依依，色調在粉黃之中帶着灰褐，很是低柔，而且纖葉細長，頭尾尖秀，狀如眉月，在枝上左右平行地抽發如篦，緊密的梳齒，梳暗了遠遠的天色，卻又不像鳳凰木的排葉那麼嚴整不苟。

沒有料到來了沙田，四野的相思樹茂蔭成林，風

起處，春天遍地的綠旗招展，竟有一半是此樹。中大的車道旁，相思林的翠旌交映，迤邐不絕，連車塵都有一點香了。以前不知相思樹有花，來沙田七年也未見到花季，今年卻不知何故，或許是雨水正合時吧，到了四月中旬，碧秋樓下石階右邊的相思叢林，不但換上翠綠的新葉，而且綻開粉黃如絨球的一簇簇花來，襯在叢葉之間，起初不過點點碎金，等到發得盛了，其勢如噴如爆，黃與綠爭，一場油酥酥的春雨過後，山前山後，坡頂坡底，迎目都是一樹樹猖狂的金碧，正如我在詩中所說：“虛幻如愛情故事的插圖。”

這愛情樹不但虜人的眼睛，還要誘人的鼻孔。只要走入了它的勢力範圍，就有一股股飄忽不定而又馥鬱迷人的暗香，有意無意地不斷襲來，你的抵抗力很快就解除了。你若有所失地仰起臉來，向這一片異香行深呼吸，而春深似海，無論你的橫隔膜如何鼓動，雙肺的小風箱能吐納多少薌澤？幾個回合下來，你便饜足了。滿林的香氣，就這麼如紗如網，牽惹着醺醺的行人，從四月底到六月初，暗施其金黃的蠱術。每次風後，黃絨紛紛便搖落如金粉，雨後呢，更是滿地的碎金了，行人即使要避免踐踏，只怕也無處可以落腳。最後，樹上的金黃已少於地上的金黃，黃金的春光便讓給了青翠的暑色。一場花季，都輾成了車塵。

相思樹原產於台灣及菲律賓，卻無人叫做菲律賓相思。台灣相思的名字真好，雖然不是爲我而取，卻牽動我多少的聯想。樹名如此惹人，恐怕跟小時候讀的唐詩有關：“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這麼深永天然的好詩，只怕我一輩子也寫不出來的了。不過此地的紅豆，一名相思子，相傳古時有人客死邊地，其婦在樹下慟哭而卒，卻不是台灣相思的果實，未免掃興。王維詩句這麼動人遐思，當然在於紅豆的形象，可是南國的魅力，也不可抵抗。小時候讀這首詩，身在江南，心裡的“南國”本來渺茫無着，隱隱約約，或者就在嶺南吧，其實，“木棉花暖鷓鴣飛”，也是一種南國情景。那時的江南少年，幼稚而無知，怎料得到他的後半輩子，竟然更在南國以南。

一九八二年五月

夜讀叔本華

體系博大思慮精純的哲學名家不少，但是文筆清暢引人入勝的卻不多見。對於一般讀者，康德這樣的哲學大師永遠像一座牆峭塹深的名城，望之十分壯觀，可惜警衛嚴密，不得其門而入。這樣的大師，也許體系太大，也許思路太玄，也許只顧言之有物，不暇言之動聽，總之好處難以句摘。所以翻開任何諺語名言的詞典，康德被人引述的次數遠比培根、尼采、羅素、桑泰耶納一類哲人爲少。叔本華正屬於這澄明透徹易於句摘的一類。他雖然不以文采斐然取勝，但是他的思路清晰，文字乾淨，語氣堅定，讀來令人眼明氣暢，對哲人寂寞而孤高的情操無限神往。夜讀叔本華，一杯苦茶，獨斟千古，忍不住要轉譯幾段出來，和讀者共賞。我用的是企鵝版英譯的《叔本華小品警語錄》（Arthur Schopenhauer: *Essays and Aphorisms*）：

作家可以分為流星、行星、恒星三類。第一

類的時效只在轉瞬之間：你仰視而驚呼：“看哪！”——他們卻一閃而逝。第二類是行星，耐久得多。他們離我們較近，所以亮度往往勝過恒星，無知的人以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們不久也必然消逝；何況他們的光輝不過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響只及於同時的行人（也就是同輩）。只有第三類不變，他們堅守著太空，閃著自己的光芒，對所有的時代保持相同的影響，因為他們沒有視差，不隨我們觀點的改變而變形。他們屬於全宇宙，不像別人那樣只屬於一個系統（也就是國家）。正因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們的光輝要好多年後才照到世人的眼裡。

叔本華用天文來喻人文，生動而有趣。除了說恆星沒有視差之外，他的天文大致不錯。叔本華的天文倒令我聯想到徐霞客的地理。徐霞客在遊太華山日記裡寫道：“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岬出雲表；及入關，反爲岡隴所蔽。”太華山就像一個偉人，要在夠遠的地方才見其巨大。世人習於貴古賤今，總覺得自己的時代沒有偉人。梵谷離我們夠遠，我們才把他看清，可是當日阿羅的市民只看見一個瘋子。

風格正如心靈的面貌，比肉體的面貌更難作假。摹仿他人的風格，等於戴上一副假面具；不管那面具有多美，它那死氣沉沉的樣子很快就會顯得索然無味，使人受不了，反而歡迎其醜無心的真人面貌。學他人的風格，就像是在扮鬼臉。

作家的風格各如其面，寧真而醜，勿假而妍。這比喻也很傳神，可是也會被平庸或懶惰的作家用來解嘲。這類作家無力建立或改變自己的風格，只好繃著一張沒有表情或者表情不變的面孔，看到別的作家表情生動而多變，反而說那是在扮鬼臉。頗有一些作家喜歡標榜“樸素”。其實樸素應該是“藏巧”，不是“藏拙”，應該是“藏富”，不是“炫窮”。拚命說自己樸素的人，其實是在炫耀美德，已經不太樸素了。

“不讀”之道才真是大道。其道在於全然漠視當前人人都熱中的一切題目。不論引起轟動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冊子，是小說或者是詩，切勿忘記，凡是寫給笨蛋看的東西，總會吸引廣大讀者。讀好書的先決條件，就是不讀壞書：因為人壽有限。

這一番話說得斬釘截鐵，痛快極了。不過，話要說得痛快淋漓，總不免帶點武斷，把真理的一筆賬，四捨五入，作斷然的處理。叔本華漫長的一生，在學界和文壇都不得意。他的傳世傑作《意志與觀念的世界》在他三十一歲那年出版，其後反應一直冷淡，十六年後，他才知道自己的滯銷書大半是當作廢紙賣掉了的。叔本華要等待很多很多年，才等到像華格納、尼采這樣的知音。他的這番話爲自己解嘲，痛快的背後難免帶點酸意。其實曲高不一定和寡，也不一定要久等知音，披頭的歌曲可以印證。不過這只是次文化的現象，至於高文化，最多只能“小衆化”而已。轟動一時的作品，雖經報刊鼓吹，市場暢售，也可能只是一個假象，“傳後率”不高。判別高下，應該是批評家的事，不應任其商業化，取決於什麼排行榜。這其間如果還有幾位文教記者來推波助瀾，更據以教訓滯銷的作家要反省自己孤芳的風格，那就是僭越過甚，誤會採訪就是文學批評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